

第  
二  
期

談  
叢

日

十



虎  
牙  
圖

D E C A M E R O N

NO. 2

# 華豐印刷鑄字所

## 鑄字部

製 鑄  
 銅模  
 中文鉛字  
 西文鉛字  
 一切印刷品上之飾物如各圖花邊  
 印刷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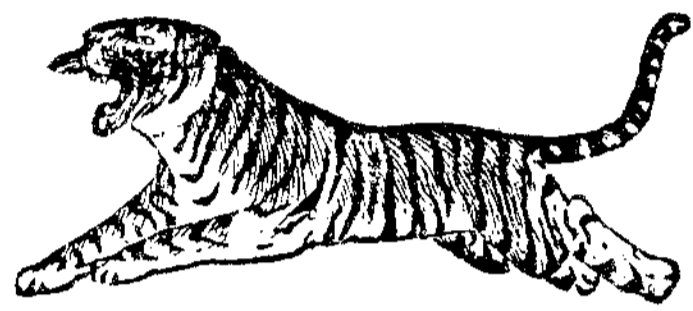
印刷部 辦法完備出貨迅速舉凡週刊旬刊月刊季刊等雜誌書籍皆可承印學校年刊亦所歡迎本埠請接電話九〇三五八號外埠請寄浙江路五三六號

通 訊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報掛號二二二二號  
 電話九一三三一號  
 九一三三四號

# 粹豐卡片信封廠

- 各種名片
- 美術信封
- 品質精良
- 定價低廉

上海牛庄路浙江路口六百六十三號  
 製造廠滬西林肯路一〇一號  
 電話九二二一七



# 萬金油

能除百樣病

夏令必備之妙藥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虎標永安堂製

上海分行波路五九五號

# 十日談

## 德政

國府十二日令：刑訊制度，久經廢止，現行刑法，對於盜竊取供，而施強暴脅迫之處刑，規定尤嚴，各級司法官署，已均切實遵行，一律禁絕，惟恐各省軍警機關，及受理司法之縣政府，日久玩生，或不免陽奉陰違，倘有沿用刑訊情事，既屬有背人道，亦且觸犯刑章，亟應重申禁令，嚴行懲戒，嗣後無論何項機關，絕不得再用刑訊，致干法禁，如敢故違，經人告訴發覺，查有實據，即予按律嚴懲，以為殘酷者戒，此令。按用刑逼供，或逼人誣服，最非人道，古代黑暗之世，容或有之，近世訊審，取證注重客觀的證據；口供不過用以參考，故逼取供詞，非屬十分緊要，而擅用非人道的酷刑，尤所不許，中國司法分立制度確立以來，亦嘗三申五令，廢此刑訊，但總不能絕跡，更其在軍警機關，借有特別背景，不服司法管理，種種非人酷刑，據所傳聞，實過人間地獄，早年清共時代青年的橫遭屠殺者，不知凡幾，其受慘酷之私刑，事後言之猶存慘色。今中央再行明令禁止，並有無論何項機關，絕不得再用刑訊字樣，行見德化羣生，天下太平矣。惟望此種無論何項機關，善體中央之意耳。

## 黃河水漲

揚子江幾乎潰決而幸免於大災之後，又有黃河水漲之訊，而且確已成災，在河北則長垣附近決口數處，口門有寬闊至數里者，在河南則已流到蘭封城下，有將取黃河故道南流入淮之勢，果如此一定比上半年大災有更大的田宅土地遭受水災了。於是各省有關係的主任委員，什麼長，又將忙碌起來，開會拍電報，下命令了。黃河自古就為中國之一大患，年年耗費無數金錢於治河，但此河從未治好過。的確是中國一大問題，不過平時肯留心，即有災禍，總也不致無可收拾，近年以地方不靖，比留心河防重要的事很多，因而此種不急之務被疏忽了，以致一出毛病，便弄得人手忙腳亂，希望政治早日清明

，庶幾為政者可以想到為人民服役之重要，而後此種災害可以減少了。

## 朱霽青亦將公佈捐款

清查救國捐款之終將消解於無形，明人不必細說。今朱霽青將軍，亦將繼馬占山將軍之後而公布其所收受之捐款數，吾人嫌其殊為多事，因所布之賬目，未必能有人來核算，徒然為中華民族增一污點耳。古人云隱惡揚善，今人云蓋棺蓋之，倘使一切的義血軍抗日軍都將所收捐款公布出來，豈非真正有眼可查乎，但所幸義勇軍亦頗不止一類，故吾人無庸抱此種杞憂也。在公布的人，一定自己表明並未揩油，顯示一身的潔白，但為要顯自己的潔白而陷他人於不潔白，古之君子不為也。人能盡其為己，即已可矣，嗚呼竟爾奚益哉。前日報載朱子橋先生電賀李杜將軍，以品報載李氏談話有義軍所出收條，只收實數金額六成，而譏為四六分拆，但吾意李將軍決不發表此種談話，一定是小報記者的無實之談，而上海的小報記者，大都為無聊之人渣，往往撰為索詐，其所載此稿之目的，蓋在此而不在此也，幸朱子橋老將軍不要斤斤和這一班小人計較。

## 統一宣傳

六日電，中央擬訂新聞檢查辦法，每週由中堂部發表最近國際國內諸政治概況之正確情報分送各報社，以便各報社記者得資憑言，有所依準，而減少種種麻煩。十日電，軍事當局組織統一宣傳機關，專負責發表責任，統一宣傳，此外將一律嚴予制止個人方面任意發表軍事言論。此後，辦報的，當可省却一筆外勤記者開支，在上者真是想得周到。惟不知將來雙方均發統一之正確情報時，是否會犯一稿兩投或是兩稿一投的毛病。教育部編標準教科書，國防委員會亦編標準教科書；交通部負建設責任，財政部亦負建設責任；凡此種種，均足證各部門人材俱全，萬事分工合作，為世界各國所不及。

## 市監會請禁獎券

第一次航空公路獎券開彩後，頭獎居然已有得主。我中了個末尾，得洋二十元，十足付現，並無折扣等情事。第二次獎券亦即發行，我懷着極大的希望，這此幸運兒非我莫屬了。但是忽然南京市黨部幾位沒有中得頭彩的委員，竟因「政府機關及各商店，發行彩票或與彩票性質相同的獎券，無異獎勵賭博養成人民微倖習慣，實足影響國民生活計，決呈請中央命令禁止。」這些委員，真是吃了飯沒事做，竟轉出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念頭。要知航空公路獎券，乃財政部的計劃。財政部總核全國收支。萬有某種計劃，必經過許多專家的鄭重考慮。航空公路獎券有利無弊，國民亦均熱心建設，爭相購買，我則也可以從此發財，財政部滿擬因此番之成功，除第二次航空公路獎券外，再用別的種種名義，發行性質類似的獎券，俾各方面的人民都得因此對國民盡一番責任。假使給我這種人財中了頭獎，我可以拿了這筆款子出洋，將來學成歸國，為國為民，功當不小。但是市黨部竟要請禁止，請問他們說話是否負責任的？他們有沒有完全了解財部的策略？中央要是真正因他們這樣一說而命令禁止，自則為政府要少掉一大筆，為國家亦將犧牲一個人材，豈有此理！

若指獎券為賭博，則他們可以指內戰為盜殺，指棉麥借款為，借印子錢，麻衣債，指廬山會議為元老避著地，養成懶惰了。經此一來，又要平空加不少電報費：何苦來！

## 山頭

中國的山不能算少，也不能算低。古時候在山裏住的不外隱士，和尚，強盜，或是鄉下人土著。近來交通一便，上山客多，更有幾個山頭專門造了許多洋房，以為避暑之用。近且政治會議也在山頭舉行。馮玉祥下野也向泰山頂上去寫大字。願來山上有種種好處：深，可以避人來妨害我的思想；高，可以避免一切不測的患亂；大，可以放寬自己的氣量。怕祇怕松風明月，易使人興出世之念，自則南京一切機關，行將十室九空了，奈何！

## 目錄

封面 獻瑞圖	光宇
十日談——德政——黃河水漲	
朱霽青亦將公佈捐款	郭明
統一宣傳	葉袖音
市監會請禁獎券	葉袖音
山頭	王家城
第一次航空公路獎券開彩後	葉袖音
頭獎居然已有得主	葉袖音
我中了個末尾，得洋二十元	葉袖音
十足付現，並無折扣等情事	葉袖音
第二次獎券亦即發行	葉袖音
我懷着極大的希望，這此幸運兒非我莫屬了	葉袖音
但是忽然南京市黨部幾位沒有中得頭彩的委員	葉袖音
竟因「政府機關及各商店，發行彩票或與彩票性質相同的獎券，無異獎勵賭博養成人民微倖習慣，實足影響國民生活計，決呈請中央命令禁止。」	葉袖音
這些委員，真是吃了飯沒事做，竟轉出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念頭	葉袖音
要知航空公路獎券，乃財政部的計劃	葉袖音
財政部總核全國收支	葉袖音
萬有某種計劃，必經過許多專家的鄭重考慮	葉袖音
航空公路獎券有利無弊，國民亦均熱心建設，爭相購買，我則也可以從此發財	葉袖音
財政部滿擬因此番之成功，除第二次航空公路獎券外，再用別的種種名義，發行性質類似的獎券，俾各方面的人民都得因此對國民盡一番責任	葉袖音
假使給我這種人財中了頭獎，我可以拿了這筆款子出洋，將來學成歸國，為國為民，功當不小	葉袖音
但是市黨部竟要請禁止，請問他們說話是否負責任的？他們有沒有完全了解財部的策略？中央要是真正因他們這樣一說而命令禁止，自則為政府要少掉一大筆，為國家亦將犧牲一個人材，豈有此理！	葉袖音
若指獎券為賭博，則他們可以指內戰為盜殺，指棉麥借款為，借印子錢，麻衣債，指廬山會議為元老避著地，養成懶惰了	葉袖音
經此一來，又要平空加不少電報費：何苦來！	葉袖音

##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全年三元
國外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	一元六角
半年	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 藥師十二願

六日拈齋舉行佛學名人會講，我友愛廉名人演講，借以時間傷位，沒有飛機，不能去。戴季陶院長講藥師十二願，不知有何因緣？我友謂藥師，恐即藥劑師。十二願或即一願天災；二願人禍；三願山高，爬出學校發達；四願路遠多乘飛機；五願置之死地而後生；六願醫生與我相熟；七願難題多，名人告假；八願開分店於外國；九願設總行與廬山；十願日本再來；十一願滬甯快車；十二願名人多演講。藥店生意大忙，藥劑師發財矣。

## 冒充法院索詐

報載近來常有不法之徒，假冒特區法院名義向訴訟人民恐嚇索詐。大約事先混入法院旁聽席上，詳記案情，事後即至原被告處，聲稱法院囑伊前來調查，臨行索取調查費及車馬費五六元。當事人以其為數非鉅，無不受騙。最近事機敗露，法院甚為震怒，即聲明將來真正法院前來收取真正調查費及車馬費時，當事人務必向之索取收據。但我想收據也不可靠。即如抗日捐款二千萬，捐者均持有真正收據，而馬占山將軍言，則收到不過十分之一。收據有何用處？不如將來當庭交付，由法官領受，也不用到什麼收據之類，是則一切假冒等弊，自可迎刃而解了。

# 文人無行

· 邵洵美

我以為文人無行的行字，應作行常之行解。文人無行者乃文人沒有職業之謂也。

三百六十行，本來沒有把文人算在裏面。文人沒有職業，原是因爲他們除了寫文章，不會做旁的事情。「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兩句話，也害盡了一切文人。因爲在家裏的時候，經綸滿架，一古腦兒吃了下去，既不知道消化，也不知道應用，自以爲萬事了然，半部論語，已可治天下；一朝丟下了筆桿，做官不懂迎上臨下，做商不懂點斤較兩，跨進社會，無不一敗塗地。顏氏家訓涉務篇曰：「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確是經驗之談。

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的文人，至多祇能一召入禁掖，既潤色於鴻業，或開草與王言。

但是，我却還有一個疑問：究竟做了文人才沒有職業呢，還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呢？

前人見解，總覺得雖然「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但是還須「一行有餘力，則可習之」。像李白般「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橫經籍書，制作不倦，到頭來，仍祇得左一張自薦表，右一封上韓荆州書地四處走門路。此乃做了文人而沒有職業的事實。

不過看一看目前我國文壇，却又使我相信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我們可以把這種文人分成許多類：

(一) 研究了好多年政治，但是官場做碗已滿，祇得退下來辦本雜誌，或是譯幾冊淺近的外國書。

(二) 遊學幾年，一無所獲，回國來仰仗親戚故舊，編張報屁股，偶然寫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

宗子所說的「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卑田院乞兒而不驕」。

他歡喜交朋友。他的談鋒甚健，並且與他閒談時往往可以得到不少的新知識。尤其到鄉下去同他散步，他可以叫你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引起你對於自然界的興趣。在他暢行的寓所，有很廣大的菜園，並且有十幾畝田。在那裏，你往往可以看得見他赤了腳在耕種。他還養了幾十箱蜜蜂，種了不少的蔬菜。不過前年混戰時他的寓所被日兵糟塌得不成樣子，他至今提起來還痛恨不已。

他自奉甚薄。抽的只是美麗牌香煙。他最

喜歡吃濃茶，但不善飲酒。他在歐洲做學生時候，還會弄Viola，但此調不彈久矣。

除了日文德文而外，他英文，法文的書都能夠看。但他最恨中國人講外國話，有次在電車上幾乎因此故同一個不認識的人吵起來。

現在他對於政治的興趣已不如前，他一心一意只想把廣西大學辦成西南的一個最高學府。

不消說，我們願他計劃成功，并祝他老當益壯。

(三) 學問有限，無處投奔，但是外國文字，倒識得一些；於是硬譯各種文章，自認爲時代前進的批評家。

(四) 離開學校，沒得飯吃，碰巧認識了一位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傳，一方面則餓火中燒；兩情脈脈，於是一個出錢，一個出力，辦個刊物捧捧場。

(五) 大學教授，下職官員，當局欠薪，家有兒女老小，於是在公餘之暇，祇得把平時藉以消遣的外國小說，譯一兩篇來換些稿費；或則以他會參加過的某一集團的臭情穢史，就記憶所及，記錄下來，而名之爲小說。

第五類似爲「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之輩，是錦上添花，是已有職業而來賺外快的；但有了職業也是吃不飽，和沒有職業一樣。

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之所以爲文人之故，總是因爲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爲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嚙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爲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爲自己做廣告；但求開通，不顧羞恥。

誰知既爲文人矣，便將被目爲文人；既被目爲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裏胡鬧。

## 記馬君武先生

不認識他的人總當他是個鄉下土老頭兒——一件布衣服，一頂舊呢帽，據說是同民國的歷史一樣悠久。

但是，只要你留心觀察，就知道他不是常人。看，他那鷹一樣的眼球！聽，他那洪鐘似的聲調！的確，這就是全國知名的馬君武先生。

提起馬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革命的先進，學術的權威，溫厚的長者。并且還知道他是民國

初年在國會裏面有名的「暴徒」，因政見不合曾經打過宋漁父的耳光，但打過後又和他握手，和好如初。論學術，他是日本西京的農學士，德京高等工業學校的化學博士。他翻譯的從達爾文以至赫克爾(Haeckel)，從拜倫以至托爾斯泰；他的著作有關於工業的，有關於農業的……不單是其量驚人，其質亦有目共賞。他有一個習慣頗值得效法的，就是每天或著作或翻譯必定要寫一千至兩千字。并且每天總要看二點多鐘的書，數十年來，除在病中，從未間斷。他待人接物是非常的謙虛，非常的和氣，毫不像時下一般大人物的倨傲；真所謂明張

# 請宋部長說真話

· 郭明

民國二十二年，我國政治上最大的事情，當然是棉麥借款了。借款的成功，據說是宋部長一手經理的。出國以前，宋部長曾同實業部在上海召集救濟紗廠會議；但此項消息，當時並未發表，直到六月七日晨報登載了胡筠穎的談話，我們方才知道宋部長早與國內實業界及金融界巨頭有過一度的商量。

到今天我們的政府還沒有發表棉麥借款的正式用途；雖然似乎提起過該項借款的目的，是為了要恢復農村經濟，但是如何支配，却須待宋部長歸國再行定奪。

這次的借款共計五千萬美金，但是我們所拿到的不是現款，據說合同上載明須以這筆款子購買美國的農產品，而以棉花為主。因此，在實際上，這借款不過是價值五千萬金的棉麥而已。拿了這大宗棉麥來，當然自己用不完；於是在八月六日便有日商認購的消息。直到八月十二日方才申報十一日的專電說，「政府方面，極力否認」，但仍未說明所謂「政府方面」者，是那一部分，還是那一人，來代表政府方面說話的。

借款接洽的經過是這樣的秘密，消息的發表是這樣的唐突；民間的空氣便布滿着疑問：最切身的當然是紗布業，頓時現著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一般的輿論也都懷著不同的見解與猜想。輿論大概可以分作三種：

(一)樂觀者 他們對於宋部長本來有一百二十分的信任，他們覺得此中定有天機，滿望着靠此借款，中國政治一切從此可以走上正當的軌道。

(二)悲觀者 他們覺得這次的借款，無非又是用在內戰的軍費上，那麼一用便完了：借到一筆錢，殺死無數同胞。他們覺得這是大規模的印子錢，是一種剝肉補瘡的下策，同時又是所謂「麻衣債」性質的。

(三)懷疑者 他們覺得宋部長或者真的會把借款用在農村上，但是有什麼用處呢？或者因此這大批的進口，而棉麥供過於求，本國的棉麥無疑地要受著極大的影響，那麼自救不是反成自殺了嗎？

除了這三種以外，還有一般最熱心的人物：他們加緊了工作編著種種的農村經濟復興計畫書。還有一種是各省的當道，他們一聽見借款，便立刻申述該省的苦痛，而要求撥分借款內的一部份錢，以濟眉急。

但是，到現在，「政府方面」也沒有負責的聲明；宋部長也沒有公開地發表一些意見。為什麼中國的人民時常要蒙在鼓裏呢？於是又多了一種心直口快的人出來指摘，從借款的經過一直攻擊到政府的表格。借款償還的責任當然在人民身上，那麼，為什麼債不讓債戶知道呢？這類當被政府目為反動的言論，也漸漸地在報紙上出現了。

我也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我却有另外一種見解。宋部長不是一個平常人，這次借款的成功已充分顯示他做事的精神。他決不是一個傻子，我們所能見到的，他決不會不見到。所以我對於他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同情，即使他做錯了什麼我也可以原諒。他是個英雄，我是個英雄崇拜者。但是回頭看一般老百姓，也著實苦憐。他們眼見得性命握在人家手掌之中，凶多吉少，事到臨頭，死活總得明白一個道理。因此我又覺得政府方面，最好是宋部長自己，不妨直爽地對他們說幾句真心話，安慰一下，功德無量！

但是，政府遠在南京，宋部長則向輻輳於滬漢之中，或許還在暹羅，我要是把這些意見快郵代電去呈請，當然得交中央會議去通過，或者大家又得到廬山走一趟，即經批准，也須先交某人起辦，轉成又得讓會議認可，在在費時，而時時又有變卦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則人民早已眠思夢想，寢廢食忘，一個個都像熱鍋上的螞蟻，命在旦夕，刻不容緩。

急病遇着慢郎中，危險殊多；有鑒於此，因先代為擬稿，先行發表，將來不妨追認。因為我佩服的是宋部長，所以一切也是依照宋部長的口吻（注意，下面的文章，不用八股體，以便宋部長在輪船上打無線電時，容易譯成英文。同時，因為我們所盼望的是真話，所以寫的談話體。）：

「我並不奇怪，這棉麥借款的成功會引起本國人士的注意與猜疑；但是我却奇怪，為什麼一般人都祇從五千萬美金，與該款所買之棉麥上著想。要知五千萬美金，合華幣不滿二萬萬元，私人的家產，也有比他更大的，這並不是一個驚人的數目。日本因佔一個小小的東三省，明年一年也要預備這些數目；我們何必把目光傾在這個上面。中國豈是窮得連二萬萬塊錢都要向美國去借，而且也不借現金借棉麥？你們能明白了這層，便會明白我的計劃了。

「我可以從外交與內政兩方面來說明這棉麥借款的真正的意義。

「先講外交，外交方面，又得分美國與日本。

「你們都知道美國的經濟恐慌吧？他並不是沒有錢，也並不是錢太多，而是生產過剩。這是美國政府與人民所久久不得解決的大問題。假使有一個人能為他們想個法子，使他們過剩的生產有條出路，其感激自不待言。那麼，我這次向他們借款，又把這借款買他們過剩的棉麥，不是給他們一條出路嗎？請問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我們的感激，還有什麼東西可比擬？既然五體投地地感激我們了。中美的邦交的親密便可想而知。我們得到了他們的錢，又贏到了他們的心；將來日本再來欺侮我們，美國當然赤心肝胆地來幫忙，以報答我們的好意。得到外交上的勝利，這是這次棉麥借款最大的目的。

「這大批棉麥拿了來，我們當然也要為牠想條出路。中國的紗廠有限，我那裏會不知道？自己嫌多，為什麼不能賣給人家？美國不會再來買了帶回美國去，英國有自己及印度的棉花，大陸諸國的出產也儘夠供給他們的需要，那麼，日本當然是最好的主顧。你們為什麼不願把多餘的棉花去賣給日本呢？我的計劃恰好相反，我正要日本來買！你們不懂，這是國家經手的貿易。日本要買，我們儘管賣給他。最好全部都賣給他。你想，他假使買了全部的棉花，他不要用掉二萬萬塊錢嗎？換句話說，他不是要少掉二萬萬元價值的軍火了嗎？同時因為貿易是國家經手，我又是財政部長，孔祥熙又是中央銀行行長，我們可以操縱金融的市面。所以日本要買，我們就打七折六折賣給他都可以。他們不是要給我們物價的嗎？那時，我和孔祥熙祇要稍微玩些花巧，匯兌的高低，日本或許要給我們四萬萬塊錢也說不定。你能說我的計劃不妥當嗎？

「再講到內政一方面。什麼恢復農村經濟之類的話，你再也不要去相信。苛稅是我們征收的，兵亂是我們造成的；怕是我們特地再去借錢給他們，叫他們再付還給我們嗎？有意多番手脚，遮遮人家的眼睛，那才是虛偽。

「農村問題不是二萬萬塊錢可以解決的！老實說，照我的意思，簡直要把來澈底地改革一下。我根本不願這許多精強力壯的人民埋沒在青萊黃花中間，我要到外國買許多耕耨來代替人工，再叫這些人工，一部份受軍事訓練，一部份用種田力量去造軍器，不滿三年，你準可以看見一個軍火充足，兵士強幹的一等國了！一百個日本，一萬個滿洲國，到那時，怕不匍伏在我的面前！你們不贊成我的計劃嗎？

「一個人，眼光要遠，志氣要大；一聽得二萬萬塊錢，便大驚小怪，眼紅手癢，豈是堂堂中華民國的國民？」

# 一二八紀念堂

漢奇

這十天來上海最熱鬧的會集，當然要推一二八紀念堂的落成禮了。自從一二八的慘案到現在忽忽已二十個月了。接着二八，我們便失掉了東三省，日本兵一直幾乎打到南京；雖然羞辱的和議已經成立，但是日本兵還滯留着。第三次的騷擾是意料中事。

上海人是早就把一二八這件事，忘記得乾乾淨淨了。高橋虹口等游泳池，聖愛娜，維也納等跳舞場，比往年格外熱鬧。在這個時候，一二八紀念堂的落成消息公布出來，正像冰水一杯澆在這般人頭上。天氣儘熱，但是也得起一個寒慄。

我也是一個幾乎把一二八忘却的人。因為我更記得東三省喪亡的恥辱，更記得馮玉祥抵抗的爭執，更記得廬山會議結果的新聞，更記得棉麥借款的驚奇。但是一二八這三個字終久是狠觸心的，他一方面是十九路軍的光榮，而一方面却又是國民政府的恥辱；所以這個盛會，儘使掛了眼淚也得去參加的。

我到的時候典禮已經完畢了，在隔日的報上，知道有許多偉人演講，語辭都激昂沉痛我見一切人都已走光，於是獨個兒到四處去找材料。探尋的結果得到了兩篇好文章。一篇是紀念堂內的各項統計；一篇是紀念碑上的碑文。前者可以使我我們知道僅僅上海之北角已有如許大之損失，推而設想東三省的犧牲，或者可以以數目字促進人民愛國心，也未可知。後者可以使我我們知道一頁光榮與恥辱的混合史；僅四百餘字而幾百年歷史盡在目前。我們更可以欣賞其文字之簡潔，提綱挈領，取精拔萃，情在不言之中。讀羅感慨，因抄錄於下：

## (一) 三項統計

### 滬戰損失

工廠五九，八一四，七二〇，三二二。住戶五〇，九八九，二九六，一〇元商店四九，四九六，五〇八，三二二。機關二二，六二八，七一七，八五元。鐵道一六，八九三，三一七，六四元。房產，六，四八六，三二九，四〇元。學校三，〇九四，六三〇，五〇元。公園一，九四五，四四〇，三三元。寺庵一五四，七二〇元，合計二一一，四九九，六八〇，四五元。

### 陣亡將士

陣亡官佐：八八師，五八八人。六一師，四六八人。七八師四

五人。六十師五八八人。八七師，二四人。稅警，一五人。陣亡士兵七八師，一一一八人。八八師一〇一九人。六一師，八四六八人。八七師四九八人。六〇師，三九四人。稅警二〇〇人。憲兵二八人。陣亡官兵所受子彈統計，中達姆彈死者，百分之六三。中砲彈死者，百分之十七。中炸彈死者，百分之十二。中普通彈死者，百分之九。敵彈射入方向統計，正面百分之八十五。背後百分之二五。側面，百分之十。

### 負傷官兵

陣傷士兵。六一師，二八〇二人。七八師，一九六五人。八八師，一五七七人。八十七，一三四〇人。六師師，一七五人。稅警二三四人。憲兵三五五人。警察十三人。官兵受傷部位統計，軀部受傷者百分之三十。脚部受傷者百分之二〇。頭部受傷者，百分之二〇。手部受傷者，百分之十。官兵創痕統計，受傷一處者，百分之四〇。受傷二處者，百分之三〇。受傷三處者，百分之二七。受傷三處以上者，百分之二三。

## (二) 一篇碑文

堂以一二八名，紀念淞滬抗日之戰也。日本自明季以來，為寇海疆，史不絕書。逮甲午挫衄，我遂一蹶不振。民國二十一年秋九月十八日，瀋陽變起，遼吉黑亡。不兩週年，而熱河失，而深榆陷，內外胡騎縱橫矣。一二八之役，即瀋變之後四閱月，與情敵愾，若決江河，明恥爭存，人孰肯後。先是十九路軍移衛畿輔，戰受命危難，警備淞滬，繫維艱難，惟期效死。是役也，關北吳淞江灣廟行大場，血戰三十有四日：賴先總理威靈，全民族決心，以齒報齒，以目還目。若衛以近代戰爭，國力殊不逮，然肝腦塗地，犧牲過當者，非無故也。回首經年，痛定思痛。堂之東偏，蓋戰時與蔣蔡諸君子決策處也。爰就簡陋，略加丹雘，蒐集當時殉國者之統計，與作戰圖籍，陳之一室，以備觀瞻。夫九一八之不忘，然後一二八之戰可紀。一二八之不忘，然後九一八之痛彌深。敢誌沈哀，勉盡一息於廟，貌昭忠觀，感為繼者，尙待來葉於無窮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夏六月，淞滬警備司令旌德戴戟（碑文關係謝雲舉撰，安徽張樹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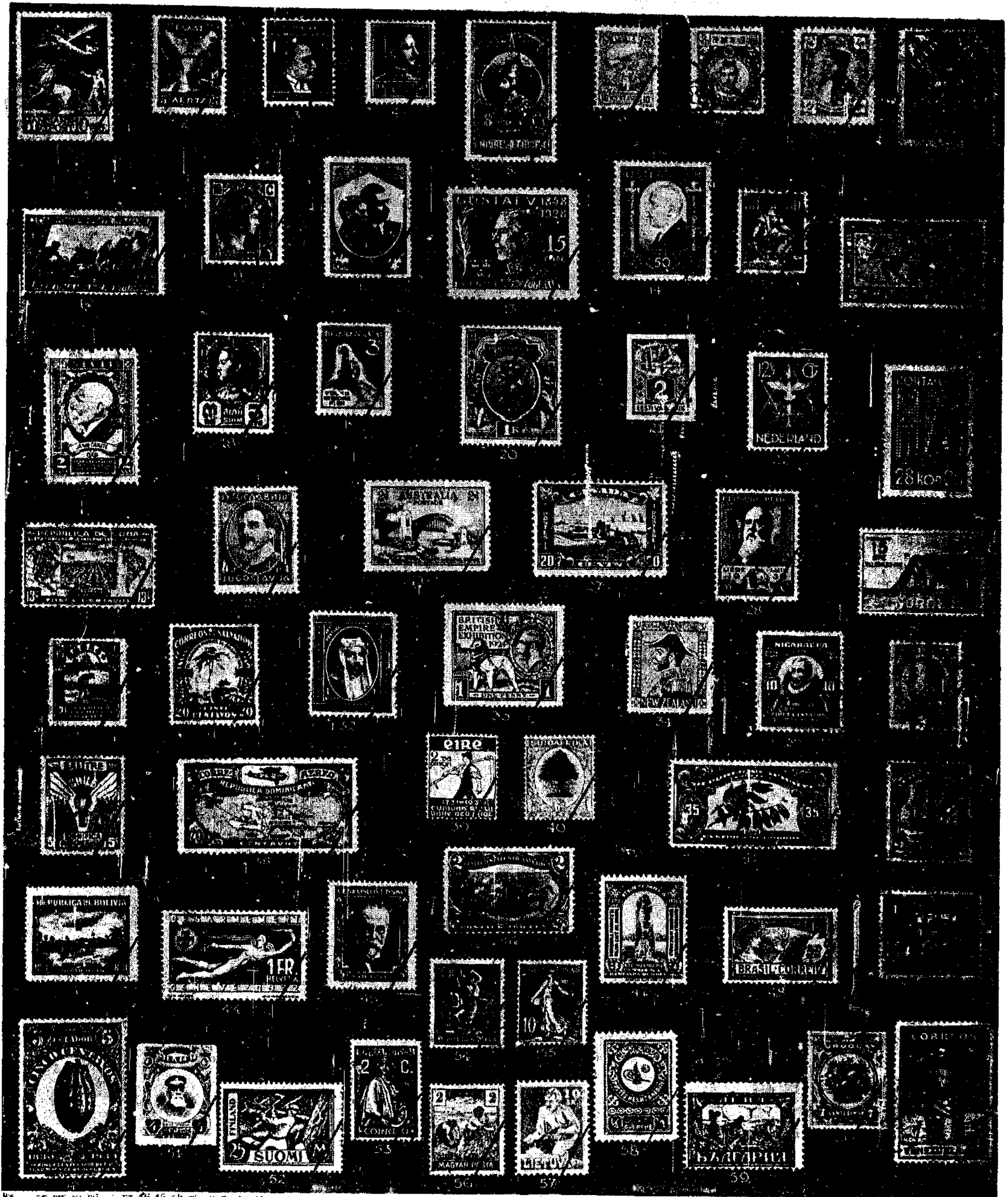
# 世界銀行

營業時間  
業休期星止下至時九午上自每

行銀蓄儲業商界世海上

路馬四海上行總

瓜得瓜種  
豆得豆種  
蓄儲早及  
憂無身終



### 世界經濟會議集郵

圖示郵票六十一種代表參加會議之六十一國所有人像及圖案均為各國之偉大政治家體育家音樂家及特殊功績或生產品實屬集郵界之新紀元

1 (丹麥) 2 (希臘) 3 (土耳其) 4 (阿爾巴尼亞) 5 (阿比西尼亞) 6 (秘魯) 7 (日本) 8 (波斯) 9 (但澤) 10 (意大利) 11 (盧森堡) 12 (羅馬尼亞) 13 (瑞典) 14 (奧地利) 15 (國聯) 16 (埃及) 17 (那特非亞) 18 (暹羅) 19 (阿根廷) 20 (印度) 21 (愛沙尼亞) 22 (荷蘭) 23 (蘇俄) 24 (古巴) 25 (巨哥斯拉夫) 26 (澳洲) 27 (坎拿大) 28 (比利時) 29 (挪威) 30 (中國) 31 (薩爾瓦多) 32 (伊拉克) 33 (英國) 34 (新西蘭) 35 (尼加拉瓜) 36 (西班牙) 37 (智利) 38 (多米利加共和國) 39 (愛爾蘭自由邦) 40 (南非洲) 41 (滿地) 42 (哥倫比亞) 43 (玻利維亞) 44 (瑞士) 45 (捷克斯洛伐克) 46 (美國) 47 (危地馬拉) 48 (巴西) 49 (波蘭) 50 (厄瓜多爾) 51 (墨西哥) 52 (芬蘭) 53 (葡萄牙) 54 (德國) 55 (法國) 56 (匈牙利) 57 (里薩尼亞) 58 (蘇德俄斯) 59 (布加利亞) 60 (烏路圭) 61 (委內瑞拉)

# 增訂伊索寓言

林語堂

兩月前旁聽華東各大學英語演說比賽，竟發見有大學生演說，引伊索寓言為材料，可見此書入人之深，而大學生腦裏盤桓者，仍是這些東西。乃思以後編大學教材，當以寓言體為主，以便貫輸，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這且不提，只說我小時讀伊索「龜與兔賽跑」被龜跑贏的故事，極為兔抱不平。且深恨龜。為此舊志日久，要修訂此書，以供一班與兔、駑馬等同情；而不與龜、蝸牛等同情者之玩讀。此為光緒末年事也。光陰荏苒，人事牽延，既今尚未着筆，然以時間計，其中慘淡經營之年數，亦不比「追隨總理二十五年」者遜色也。現在中山先生之墓木已拱，而吾書猶未成，慚愧惶恐，內容不安，乃乘「十日談」出刊之便，書數則，以了夙願。

## (一) 龜與兔賽跑

有一天，龜與兔相遇於草場上，龜在誇大他的恆心，說兔不能吃苦，只管跳躍尋樂，長此以往，將來必無好結果。兔子笑而不辯。

「多辯無益，」兔子說。「我們來賽跑，好不好？就請龜大哥為評判員。」

「好！」龜不自量的說。  
於是龜動身了，四隻腳做八隻腳跑了一刻鐘，只有三丈餘。於是兔子不耐煩，而有點懊悔了。「這樣跑法，可不要跑到黃昏嗎？我一天寶貴的光陰，都犧牲了。」

於是兔子，利用這些光陰，去吃野草，隨興所之，極其快樂。

龜却在說：「我會吃苦，我有恆心，總會跑到。」

到了午後，龜已精疲力竭了，走到蔭涼之地，很想打盹一下，養養精神，但是一想，寢是不道德，又奮勉前進。龜背既重，龜頭又小，五尺以外的平地，便看不見。他有點眼花撥亂了。

這時兔子，因為能隨興所之，越跑越有趣，越有趣越精



神，已經趕到離路半里許的河邊樹下。看見風景清幽，也就順便打盹。醒後精神百倍，却把賽跑之事完全丟在腦後。在這正愁無事可做之時，看見前邊一隻松鼠跑過，認為怪物，一定要去追上他，看看他尾巴到底有多大，可以回來告訴他的母親。於是他便開步追，松鼠見他追，也便開步跑，奔來跑去，忽然松鼠跑上一顆大樹。兔子正在樹下翹首高望之時，忽然聽見背後有聲叫道：「兔弟弟，你奪得錦標了！」

- (一) 凡事須求性情所近，始有成就。
- (二) 世上愚人，類皆有恆心。
- (三) 做龜的不應同人賽跑。

## (二) 太陽與風

有一天，太陽與風在爭辯，誰的力氣大。狡詐的太陽看見地上有行人走路，知道叫人出汗解衣，是他的拿手好戲。於是他對風說：

「我們比一比吧！誰能叫那位行人脫下衣服，便算誰的力氣大。」忠厚的風上當了，他答應。

風先鼓起他的力氣，盡力的吹，可是只有吹掉那行人的帽子。聰明沉重的太陽在旁像老滑巨好格格的暗笑。他說：「讓我來，我多麼王道。我不聲不響的能叫那人馬上赤膊給你看看。」

這是天上的方面。  
在行人的方面，只覺得天時乍暖乍寒，有點反常，那裏知道是在上者使槍法，累及下民遭殃。在他解衣之時，他對自己說道：

「那兇橫的風，我到有辦法。只是那太陽，不聲不響，看來似乎非常仁厚王道，一晒晒得我熱昏，叫我在這地出汗受罪。風啊，來給我吹一吹吧！」

且說天上，忠厚的風無端受太陽奚落一場，心殊不樂。忽然慧心一啓，哈哈大笑的對太陽說：

「老滑巨奸，你也別使槍法了。我們再比一下，看誰有本事，叫那行人再穿上衣服。」

這回太陽越晒，那人越不肯穿衣服。等到風一吹，那人才感覺涼快，謝天謝地，再穿起衣服來了。  
這回是陽失敗了。  
行人因為天時反常，冷熱不調，傷肺膜炎，一命嗚呼哀哉。但是上的太陽與風，各人一勝一敗，遂復和好如初，盟誓曰：「舊賬一筆勾銷！」

## (三) 大魚與小魚

某池中，生魚甚多。大魚優遊其中，隨便張開嘴，便有十幾條小魚順水勢游入口中，大魚吃來毫不費力。

一天，一條小魚，看了心上如同火燒，雙目凸出，向大魚說：

「這太不平等！你大魚為什麼吃小魚？」

大魚很和氣的說：「那麼請你吃我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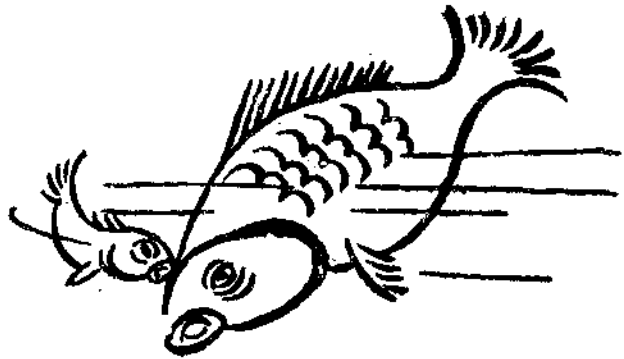
小魚張開嘴，來咬大魚的肚下，咬了一片鱗，幾乎斃死，於是不想再咬下去。大魚乃一句話不說，揚翅而去。

世上本沒有平等。

叔本華有一段寓言很好，如下：  
有一冬之夜，天降大雪，林中的豪豬冰凍不堪。後來大家尋到一間破屋，一齊進去。

起初，大家覺得寒冷，所以圍做一團，大家分爨。只因豪豬隻隻身上却是刺，一碰之後，不得不大家分開。分開之後，又覺得寒顫，又想團聚分爨。如此分後再合，合後再分，往返數次才找到一種適當的距離，既不相刺，又可稍微分爨，就此相安無事，一夜過去。

叔本華的意思是說，這就是人類的社會。



## (四) 冬天的豪豬



# 許欽文日記

## 從成都到上海

六月二十七日

南路有二十一軍，報載已在犍為開過火。北道有二十八軍，東路是李其相的部隊。各方面聯合同二十四軍為難，從二十四軍防地的成都過來，要提防被人誤認作探子；三條路都難走了。我既急于東下，為着路徑熟悉點，決定走東路，反正同樣是冒險的了。

知道人力車夫怕被拉去抽子彈，躲着不敢出門，去牛市口汽車站的五六里路要步行，故意提前動身。四時半出發，天還只微亮，街上交叉路口滿站着兵。大的行李一概不帶，我自提一隻箱子，由Y夫人家的勤務兵給我背一個小鋪蓋。我們屢次被在交叉路口站着勤務兵注視，可是不來阻止，這大概因為勤務兵臂上綴着鮮明的符號緣故。在成都，一般朋友的家中，除非看守門的老年人，我不曾見過穿便服的男用人。固然，四川的資產階級，直接間接，總同軍人有點關係；即使並不在軍界任職，只要雇得起男用人，

總是穿上軍服的。Y夫中本叫她家中的勤務兵穿便服，說是不慣有灰色人老在面前打圈子更不願意她家的人穿着軍服到街上去隨便鬧事。我讀成她這法辦法，但在這一回，不約而同，我和她都于昨晚叫那勤務兵準備好軍服和符號了。可見，在成都，我們原都缺少經驗，可以說是「幼稚」的了。

經過春熙路時天已很亮，我早就走出一身大汗，可是仍然見不到車子的影跡，只好繼續步行。

到簡州一百四十里路，車票四元。汽車寫明七點鐘開，人早已坐滿，六點半就開行，後到的還有十多個人在隔壁茶店裏等候，如果有車子，湊足二十個人的錢以後可以開第二輛，否則只好明後天再說。這在四川是無形的常則，所以沒有有標準鐘也無妨。路面凹凸不平，我坐在後半輛，震得厲害，使我的頭皮連次碰了車頂，我只好老是俯下上半身。坐在最後的幾個，索性滑下在車底上了。

從牛市口到大面鋪，汽車不時鳴鳴的作響，因為接連碰着大隊的兵，是同一方向進行的。龍泉山的老路上也走着大隊的兵，大概是路狹的緣故，排成單行，把隊伍拖得很長，彎彎曲曲，好像是條長蛇。汽車繞着圈子盤上山頂，對於那條長蛇得到了個面面觀。裝運子彈的人力車同在馬路上進行，不絕一輛一輛的在汽車旁面退後。

到了簡州的汽車站大家一齊下車，其中有十個青年合着羣

向北走去。他們都是在成都讀書的，說是正在預備暑假的學期考試，因為戰事緊張，就不管三七廿一的離開了學校。他們要通過了龍泉寺才回家的可能。他們走得很匆忙，好像早到龍泉寺一分鐘，就容易通過一點的樣子。

「到了龍泉寺就好，」這話早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腦中。從楊家街到龍泉寺步行二十里，沒有成人敢來搬行李，小孩子也不大願意，就演了拉小孩子的活劇。經過二十四軍守兵的面前不生問題，因為是出去的。李其相方面的守兵很多，雖然我也帶着學校裏的護照，因為是寫的，說是共產黨也常常冒充學校裏的人，護照要印的才可信。幸而同行中有兩人帶着印的護照，他們都做過我的同學，給我作證，才把我認作「不是共產黨」。

六月二十八日

兩腿酸痛，連從客店走到河邊都覺得為難。昨天到了臨江寺後，本可以坐船到資陽城，因為水路較長，水又不大，預算當晚不能到，在路上過夜太危險，只好再走四十里。于四五小時以內連走六十里，在健行的人或者是常事。平日連去一兩里路以外也得坐車子的我，忽然要這樣長走，而且穿着硬底皮鞋；鈔票不通行，直到上海的旅費都帶帶銀元在身邊，這才苦了我了。

昨夜所宿的客店以前我曾住過，在資陽是最大的客店，在東路上也是個大客店之一。可是駐紮了兵，只在門口留得幾間偏房仍然可以住客。房間小，既熱又悶，而且多蚊蟲。一夜不得好睡，更疲倦了。

划船的一起兩個人。在船尾兼把着舵的是個三十多歲的人，瘦小有勁，臉孔黑得發亮光。在船頭上的是個花白了鬍子的老人，動作很慢，却一刻不停的工作。他的早餐只有兩個鍋塊，但他不時的俯倒身子，用手舀得黃泥漿一般的河水來喝。

同船中有五個人都是團總和團正。在四川，無論城鎮鄉都辦着團防。這本是辦理地方事務的，近來却只是做催收糧的事務了。因為糧已有徵到六十年的，所以潔身自好的都不願意再辦團務。聽他們的口氣，很為憤憤不平，因為名義雖算招集他們去會議，實際只是當面給了他們幾個命令。到了銅鑼河，他們一齊上岸由陸路回家去。搭客減少以後船行得快了，可是恐慌也就起來，從迎面划船過來的人說，知道前面正拉船。隨即議論紛紛起來，以為如果是兵拉船，還可以用情商說；但如團丁拉船，那就無法對付。據說團丁拉人，會于半夜三更趕進人家的房間裏去。因為團丁受軍隊的督責，不敢不認真做。地方情形熟悉，所以無法避免。于是同船中有可惜那五個團總和團正已經走了的；以為要是他們在船中，或者可以抵擋住。船夫想不再前進，經過大家的勸說才又勉強划行。到了新場，果然有兵叫把船靠攏去，大家嚇得面面相顧。怕開槍射過子彈來，

連忙划將攏去，結果只是在船內探視了一下，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船夫終于不敢把船划到資中城邊，在相距三四里的地方給我們上岸，天色早黑，在河邊的山脚上行走，一滑脚就會直滾到河裏的。

當晚給Y夫人打電報。她接到以後必要驚奇，照預算，坐汽車我是昨天就可以到梓潼的；因為汽車不通，明天還不一定能到。但我已在資中，總已通過了驚成區域，她總可以不再為我着急了。要是資陽也有電報局，自然我昨天就打給她。

客店的房子不能說小，只是不通空氣。惟一的小天井也搭上了涼篷，簡直同在嘉定一帶山上的盤子洞相像，只有洞口可以流通空氣。因為房子多，來得深，而且早早的把門關上了，更覺悶。最不便的，在這樣的房子內，還要東擺一個尿桶，西擺一個尿桶，真是臭氣觸鼻子。但是竟有人在這樣的地方高高興興的打起牌來了。

六月二十九日

在我房門口打牌的人一直「工作」到天亮，我起身以後才收場。出了客店，街上的空氣却流動，我連忙深深的呼吸。到水南門搭船，時候太早，搭客還少，就在岸上等候。一個穿着軍服的瘦白臉却先跑上船去。當初船夫表示拒絕，很慌的樣子，想把船撐開去。後經那個人說明他原是退了伍的病兵，他們也就談論起來。

「我是因為生了肺病才退伍的，」船開行以後病兵睜大着眼睛空說，「現在是，不但拉夫，連兵也會拉的；要不是連長給我寫條字，恐怕早就被拉去了。」

經他這樣一說，雖然許多視鏡齊向他射去，可是並沒有人同他談話。他却顧自又說了，「狗養的，五年的工夫，總算有六個雙毫可以帶回家去。」

說了他從衣袋裏取出那些銀角子來數了又數，依然沒有人同他談話。

船在水晶山的旁邊停下，我就上岸到蘇家灣的街上去吃飯。剛吃到一半，瘦白臉的病兵走來在我的一旁坐下。我旋轉臉去探視，他就向着我微笑。等我吃完了飯，他才指着我吃剩的菜渣問我，「先生！這個你不要了吧？」

我向他點了個頭，他連忙叫了盤飯來吃。算帳的時候我把我的飯錢也付了。他連聲道謝，隨即去買了一枝紙烟來請我吸。我不吸，他就自己吸了。

在船頭划槳的是個四十來歲的婦人。她帶着一歲多大的孩子，不時叫着媽要吃奶。在她給孩子吃奶的時候，瘦白臉的病兵就去代了槳，只是不大有力。

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船忽在河中問停了起來。伸首蓬外去看，知道在那裏有船停着在拉夫，在那船裏的人，提着閃亮的馬刀。

(待續)

# 自由監獄

郭明

去年民權保障同盟會攻擊國內監獄之腐敗，經該會會員徵得當局同意，即向各地參觀，結果尙佳。最近司法當局復有關於囚犯性慾問題之討論；這一個遠離人間的世界便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本來，囚禁制度，與其說是一種處罰，不如說是國家給予犯罪者一個自省而改過的機會。此乃基於人類互相愛護的原則上的。

既然不是一種刑罰，私刑拷打等的事自不為法律所允許；即監獄之設備亦宜有相當之妥適。俾監犯在被囚期中一方面對於人類發生一種感激，而另一方面對於自己以前的行為感到一種錯誤；在既感且愧的心理中，悔過自新。文明國家，有鑒於此，在囚禁制度上，無時無地，不設法改良。像我國舊小說上所說的人間地獄，被石監非人道地虐待，增加了被禁者對於人類的怨恨心，不但不改過，並且眼望着出獄以後，再變本加厲地來報復；或則不願長禁，但求速死，再不想到去打算將來自新之路，這種責任應當由當局者來負擔吧？

在中國，雖然經過了幾次大的革命，但是當局似乎把注意力完全傾覆在無罪者身上，一經犯法，便目為是另一世界中人，送入鐵窗，生死便聽天命了。

中國犯法的人也似乎特別多，記得去年監獄會有人滿之患。有人說這因為審判者的主觀力通常都強，一件案子都憑理論去判決；因此警察的組織便不能和外國比，而偵探便也不需要專門的學識。法醫檢驗所開設備不多時，負責者亦非專門研究法醫者。瘋人院幾乎一個都沒有。對於精神病祇有幾位普通學者當新聞來作些介紹的文章。更有像韓復榘一類人是用直覺來審判的。無罪人時時刻刻可以變成有罪，經法官一語判決，又立刻變成另一世界中人；在監禁滿期以前是絕少有人顧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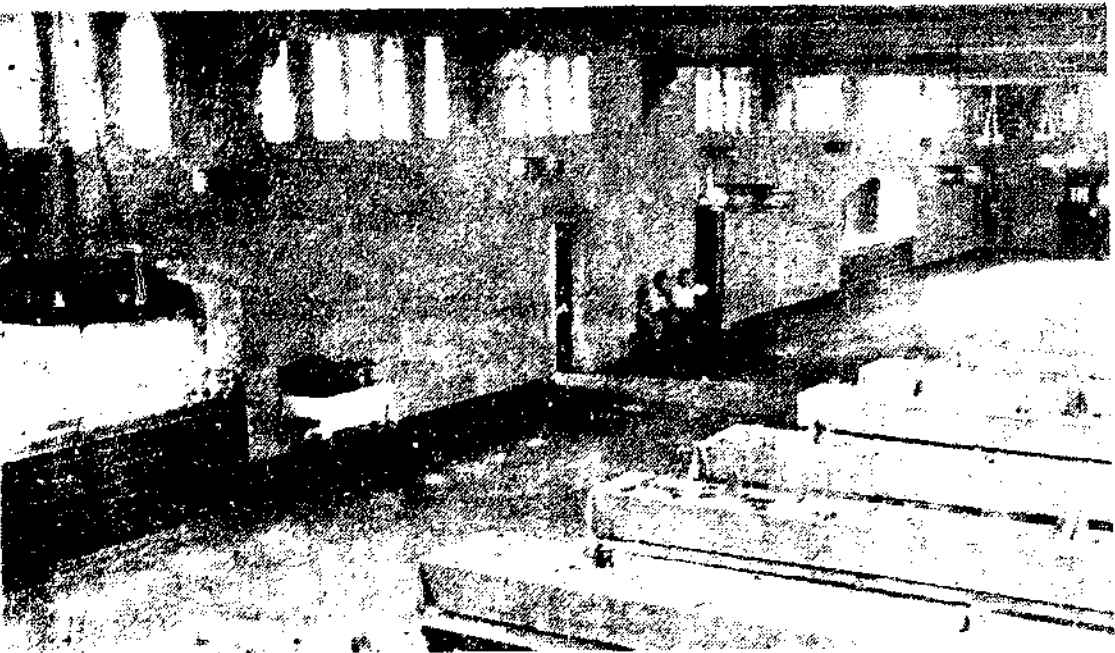
因此最近當局注意囚犯性慾問題便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好奇性。囚犯在監獄裏的生命問題尙沒有得到保障，大人竟恩開格外，是何因緣？當言道，飽暖思淫慾；飯粒無著，我想他們做夢也不會夢見女人！

半春米的赤豆飯究竟比不上燕窩人參。

不過在國外，司法當局或者為有為監犯解決性慾問題的必要性；譬如美國華級監獄 Wallkill prison 說來簡直像是神話。佔地廣大，建築宏麗，最奇怪是四周並無圍牆，亦無武裝警士監守，囚犯被禁，幾乎像是進醫院治病。

房屋式樣，與大學相同，可容五百餘人，每人一個房間，佈置極清潔。飯廳用花磚鋪地，饌肴亦甚可口。課室多間，課目可自選，由著名學者擔任教授。課後習農，備出獄失業可以種田謀生，兼可練習筋骨。這種設備，我想非但是模範監獄，簡直是模範學校了。

在華級監獄中，除不得隨意出入外，一切可以自自由，對政治社會均可發表議論，並無人借指導的名義來做你的嘴巴。聰明的



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由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



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由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

話得從另一方面說，像華級監獄般，究竟太舒服了。這樣自由監獄，誰不願意犯罪呢？將來留學美國，都不妨犯個罪，再表示些改過自新的樣子，讓他們送進華級監獄，將來被禁滿期，學成歸國，或者遠超哈佛大學畢業生呢。所以中國監獄的不加修飾，也有其相當理由；因為監獄痛苦盡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討苦吃，百性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對付小人，此亦天機一條也。余書及此，忽然大悟。



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由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

葉淺子作

第一集 每集實洋八角

第二集 每集實洋八角

郵寄國內加一成



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由華級監獄，監獄警察監視。

第一集 每冊實洋一元五角 郵寄國內加一成

內容分：歐洲之部、亞洲之部、非洲之部、澳洲之部、美洲之部、凡世界上白、黃、黑、棕、四大人種按照環境所形成的種種不同的女性人體一百餘種全部實地攝影並繪圖。

世界女子性學比較

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

南洋巨富黃伯惠，出資數十萬元創辦時報，其印刷之精良，字模之清晰，海上各報實無與倫比。其編輯取材方針，亦與新申等報各異。主重風化案，極投一般人心。舉凡強姦，誘奸，情殺等新聞，記載不厭其詳。可以作新聞看，亦可以作小說讀也。

最近島嶼名紳徐冠南之子琦仲，與舞女陳海倫之情變案，八月六日時報即有巨幅之記載及照片，乃一篇陳女士訪問記，中述相戀經過與被棄事實，讀者咸感徐子無情，不禁為陳女士呼冤。詎知八月十一日該報又有徐琦仲訪問記登出，言辭正與前報相反，令人讀之，又不禁為徐子抱屈，而責陳女士之下流也。

我想報館登載新聞，採訪為其最主要之任務，非有聞必錄也。蓋當事人為自身利益計，所言不無狡飾之處，觀於徐子陳女之敘述可知。時報記者先則訪問陳女，將談話所得完全登出，五日以後，始訪徐子，所言事實適與陳女相反；實令讀者捉摸不定，似讀偵探小說。此豈時報編輯的手段耶？故弄玄虛，使讀者發生莫大之興趣。若非時報老練之身價高貴，時報本身之名譽卓著，人幾疑此中別有奧妙也。爰將訪問記兩篇，附錄於下，讀者觀之，當知時報編輯手段之高明。

舞女陳海倫談情變經過

八月六日時報

住居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東二弄九十三號前大滬舞場著名舞女陳海倫年二十二歲南翔人，於民國二十二年五月間，與滬上徐冠南之子徐琦仲年二十二歲蘇州人，發生戀愛，賃屋同居，人皆譏羨，詎今忽告世離，記者為此事特至陳女寓所訪問，蒙陳殷勤延見，據陳言，余於民國二十一年冬月間，偶往巴黎戲院觀電影，遇見同業之薛姊妹，與徐琦仲亦在，旋由姊妹介紹與徐相識，嗣於翌年四月間，聖愛娜舞場開幕，余由該場主挽請前去幫忙，至次日，徐琦仲偕一孫姓友人前來跳舞，當時彼此互談之下，非常歡欣合意，大有相見恨晚之概，盡歡而散，後又於次日下午一時，徐即來余寓所，（即福煦路吾吾新耶二十號）邀余至南京大戲院看影戲，看畢出外晚餐後，又同往聖愛娜跳舞，至深夜始散，從此徐與余異常親暱，時來余寓盤桓，乃余因生活關係，欲往香港跳舞，被徐一再挽留，並要求同居，於是於五月五日雙方訂立同居契約，載明如徐方終止契約時，須給贖養費三萬元等語，立契後，即同居於霞飛坊九

十三號，平時過從甚密，從無細故口角之爭，不料徐忽於本月三日下午五時，偕余同往大光明戲院觀看電影，至六點時，徐忽誘稱下樓解溲去，約二十分未見回座，余即疑異，下樓找尋無蹤，迫打電話回家詢問，據家人言稱，大事不好了，叫我快些回家，余聞言，即僱車趕歸，始知徐假詞乘機回寓，將一切照片字畫等物，悉數取去，余至此始知徐已變心，直至今晨，忽接徐琦仲之代理律師來信，謂余身染有梅毒，再難繼續同居，亟應撤銷契約，脫離關係等語，但余並無梅毒，惟徐素有白濁之病，余與徐同居之前，曾於五月一日同在禮查西飯店跳舞時，徐對余說，將來如有變心，死在路上，露頭露腦，死脫全家，我與你白頭到老等語，今忽變心，實出意料之外，業已將來信送至顏魯律師處，託代答覆，一面擬即依法起訴云，言竟陳女，不勝慨嘆，記者即告辭而出。



舞女陳海倫，露頭露腦，死脫全家，我與你白頭到老等語，今忽變心，實出意料之外。

徐琦仲逃出脂粉地獄

八月十一日時報

舞女陳海倫與徐琦仲因戀愛發生糾紛一節，前據陳海倫自述經過情形，已誌本報，記者訪徐琦仲，詳詢此事頗末，徐為滬浙西巨紳徐冠南之公子，年事尚輕，猶在求學時代，其人溫柔若處子，不苟言笑，第以涉世未深，致於脂粉地獄中，歷劫一番，初徐於攻讀之暇，乘興至聖愛娜舞場遊覽，適值該舞場開幕之期，狂歌酣舞極一時，徐亦隨眾學舞，始識舞女陳海倫，陳年長於徐，姿態苗條，色容妍麗，目挑心招，媚行煙視，即一擊一笑，足以勾魂攝魄而有餘，徐初涉舞場，心旌動搖，當舞罷與陳之際，陳即與徐密語，約期宴會，徐初未允諾，數日之後，陳一再邀徐宴飲，徐情不可却，始勉陪至大西洋餐館，時席間除陳徐二人外，尚有顏魯律師暨在薛邁羅會計師處供職之周景廣，陳固久歷情場者，席間婉轉陳詞，傾吐心

願，謂本人已厭倦風塵，願委身以事，徐覺交淺言深頗感惶悚，當即婉言謝卻，時陳見徐不允，更倍獻殷勤，徐始心動，不能自持，乃約期至律師處簽訂正式契約，自經訂約之後，即賦同居，賃屋於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東二弄九十三號，初尚相安，陳每作丁娘之十索，徐無不依從，對於物質上之供應，雖為時三月，已屬不貲，後見陳時露病態，遂相偕至西醫威伯庸處，為其驗血，結果驗得陳海倫毒甚深，（陳云有醫生在驗血單為證），徐一見駭懼，恐被傳染，亦往檢驗，幸未被染，當以其沾染惡疾已深，勢難同居，即委請李祖虞律師，去函取銷契約，詎意陳海倫一方即托顏魯律師抗辯，一方指徐染有白濁等言，希毀損徐之名譽，作困獸之鬥，當記者詢其陳海倫驗毒情形時，徐作語至趨，謂陳既染梅毒，則吾清白之身，何能忍受此不純潔之性交，以自戕一生幸福，因不能不謀一策，以逃此不堪回首之脂粉地獄，現聞此案雙方正在進行法律手續，一經訴訟，法庭上必有不少趣聞也。

蔣光赤死後二年

夫人獲一麟

左翼作家蔣光赤，為創造社中堅份子之一。後以所著觸當道忌諱，一概禁止發行。蔣即改名光慈，繼續寫作，最後作品為「衝出雲圍的月亮」，銷路極廣。後以作品難以出售，因即銷聲匿跡，幽鬱致疾，以肺病疾終仁濟醫院，這是兩年前的事情。夫人吳似鴻女士，悲痛幾絕，「現代雜誌」某號，有郁達夫極詳細之記載。最近夫人在紅十字會榻上，生了一個孩子，因大發請柬，邀親友故舊在三馬路古益軒晚餐，藉資慶祝。請柬藍紙紅字，體態非常，辭句亦新穎別緻，分行排列如新詩式，爰抄錄于下，是實別開生面之湯餅宴帖也：

上月三號十一時，於紅十字會醫院的榻上，我生了一個孩子。窮的美術學生添了一個孩子，這祇是添了生活的痛苦和麻煩。但是不能不生，因為我的「生」之意志太強了。既生了又不能不養育，因為他已經是社會的存在了。他將成爲勤勞階級解放的鬥士，他將成爲新興中國建設的突擊隊員。並且我實在太愛他了，他和我一樣的大而黑的眼睛，他有高高的鼻梁，他有長長的手和腳。我想他一定可以是個聰明而健康的孩子。誰說我不該生他呀？今天滿月的新月又有好幾天了。朋友們問我要紅蛋吃。好，朋友們，要看看我的孩子的都來吧！你們準備好了見面禮沒有？

吳似鴻謹約

# ●記中央運動場

言言

「中央運動場的開始着手進行，」羅密友先生說，「是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天。那運動場是用來介紹一種西班牙的運動，回力球，到上海來，給中西人士相見。還有拳鬥，摔跤等也可在那裏舉行。」

「回力球，就運動本身說，是一種很迅速的運動，而且也很緊張。它的第一次與上海人士相見的日子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到現在已有三年多的歷史。」

「在開幕的那時，一起有二十四個球員，兩個製球籃的人，和一個製球的人，都是從西班牙請來的。」

「第一次來的球員，而到現在還在上海的是：裘立陀，爾司科，拉飛爾，依甲蘇，卡禮加，沙薩門地，湯茂史，莫克力骨等數人。」

「起初，單打每一組是五個人，後來，從十二月四日起，才改成現在這樣的每組六個人。」

「雖然上海人是好奇的，可是在回力球場剛開辦的一年內，並不怎樣受到上海人的注意。以後中央運動場當局一方面把每組五個人改成了六個人，他方面到西班牙去請新的回力球員來，於是去的人逐漸多起來了。」

「新請的球員第一個到的是白羅地，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他的初顯身手的日期。」

「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又加入了兩個新球員，一個現在已回西班牙，還有一個是畢爾

保。

「從六月一日到十八日，中央運動場內部裝修，回力球停賽。在那次開賽後的第九日，即二十七日，爾地兒第一次上了他的場。」

「那年秋天，又從古巴來了三個新球員，即古巴龍，沙特浪谷，和費生德。」

「去年開北發生中日戰事，球場從一月二十九日起關門，到三月一日重開，因為那時戒嚴，比賽的時間，提早在七點開始。」

「在那期間，陸續來了五個新球員：爾加，亞爾培地，馬可拿，普登巧，和拉來。爾加和馬可拿第一次上場是四月二日，亞爾培地，普登巧，和拉來是四月七日。」

「到了九月，十日又新加入了蘇羅沙伯，二十五日新加入了依捨多。十二月十四日又來了禮查拉。」

「以後再來的球員是杜拉地，拉曼巧，拉摩司，歐蘭加，和后蘭陀五人。」

「今年一月三日到二十七日又重裝修過一次。二月七日是三週紀念，在那晚舉行了一個特別節目。」

「湯茂史回到了西班牙去，今年又來了上海；湯茂史來了以後不久，依思高又在上海露了面。」

「現在甲組有八個人，即拉摩司，普登巧，拉飛爾，沙特浪谷，古巴龍，亞爾培地，爾加，和后蘭陀；除星期三和星期六甲組休息以外，每晚其中總有六個人輪流登場。」

「中央運動場到現在已是上海最時髦的地方的一個，而且也是一個最熱，最緊張的地方，每晚有一二千個人到那裏去。」

「我想你也會是其中的一個？」

## 賭回力球也是一種職業

人亞

誰說回力球是運動？借了運動的名目引誘人家去賭博是實在的。在目前失業恐慌的時候，有些人簡直當他是一種職業，他們看來回力球是能夠贏錢的。

回力球場除了真正的賭客，還有二種人：一種是不賭錢的女人，打扮得奇形怪狀，其唯一的目標是要想管管西班牙的風味，他們人又高力又強。他們的媒介的就是場內的一班僕歐。僕歐的收入很豐富，賭客贏了錢拿紅錢，姻緣配成了拿媒人錢，雙方都有謝儀。另一種是富貴人家的少爺，他父親有的是錢，不管他是做官得來，或是做奸商賺來，兒子要賭錢他們倒心願地供給。在這班輸贏倒得小事，有得贏也不差，他們還要贏得大，回力球沒有成千成萬給你贏，結果仍是輸。但是輸了錢有時却可以使一輩不正當的女人注目，所以回力

球場富貴人家的少爺又把來作吊膀子的場所。

真正的賭客，是拿血汗錢來做博注的。他們費全副精神來研究每一場的弊端，每一月的紀錄。他們天天來，早晚來，希望不大，贏三五塊錢，就滿足了一天的希望。

要贏錢不難，但是第一先要曉得這一盤球出的什麼人誰可作得一半主，當然是拉飛爾！拉飛爾的球藝最高強，我們只要領略過他的學生爾加的球就可以猜想了。一記很遠的球，他要打倒什麼地方，一線也不會錯；尤其是打在紅布上的球，無論那一個球勝負都有十分把握。

弊病雖然不小，其所以作弊的原因，歸納起來說一句，還是爲了要提提高賭錢人的興味。我們只要猜中了他們的心理，我們便一定可以贏錢。這種可以用心理學的賭比較輪盤賭要有趣得多。刺激格外厲害，倘然你買了一張二圓錢的票子，也會使你手心出汗，使你心跳，那麼，如果你有心臟病的，還是不去爲妙！

每盤球有六個球員打。六個球員的球藝當然有高低，倘然大公無私的打，當然是球藝高的人打贏，其次出熱門，賭錢人一定分不多錢，也會覺得乏味，甚至於會厭煩。球藝最低的球員一樣會出六號，這是作弊最明顯的一點。

六個球員打八盤球，八盤球捉住了二盤就可以不輸錢，或

許會贏幾塊錢。普通八盤球要出四個人，關煞二個；有時會出三個，不過這是難得的；有時也會出五個，出了五個對於第六個面子上不好看，所以第六個也得要出一盤。

關煞的球員，位置總不會不出。最好的法子買位置，而且一定要揀出得熱的人買，三四盤內總不會使你失望。照這樣買法，每天三五塊錢是算得住的，以月計也要一百餘圓了。比較每月賺一百圓薪金的職員不是要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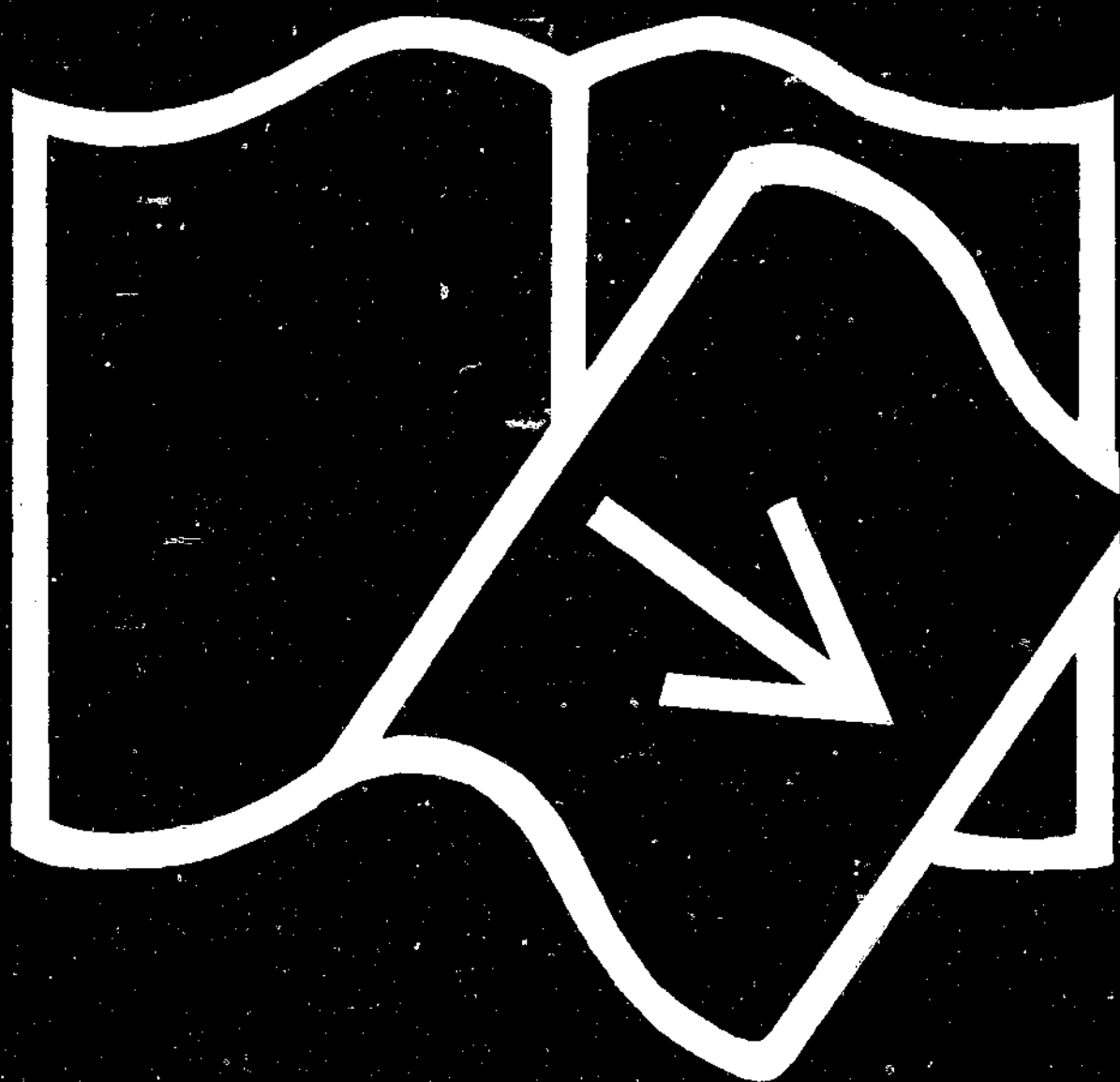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賭回力球是以巧贏錢的，如果你天天去看，一個月後，保你能得到巧，賭神菩薩會收你做徒弟。

我們實貴一切會消滅的東西。假使生命能永久存在，一定會討厭了不得。

對於我們所寫的東西，我們得特別慎重；因為他們都會一件件實現的。

靠了香水，絲織品，脂粉，白粉，戀愛會起升而或肉慾。

喬治亞亞爾



缺 11—12 页

「Baroud」的原意是罷落的鬥爭，那鬥爭的動機又免不了為一個女子，而那個女子也的確是值得引起一個鬥爭的。

伊羅部酋長有一子一女。兒子赫墨特是北非洲法國駐軍中的軍官；他有一個同事又是朋友安德利。安德利是法國人，一天，他聽得有女子的呼喊聲，他便循聲尋去，看見一個小姑娘被許多人圍困着。他便救了她出來。

那小姑娘是赫墨特的妹妹齊娜。在發生這件事情的以前，她嘗做過一個夢，夢見一個男子。「哦，不要走，」這是在她夢中叫着的話，她做到了那個夢很高興，她便得意地告訴她的女僕。正在講那夢的時候，她從她的窗戶望到了安德利。

「哦，就是他，」齊娜把他指給女僕看。

「誰？」

「就是我那夢中的人。」

現在齊娜看到那在救他的就是那夢中人，她是說不出地流連着。安德利也喜歡她，可是究竟是一個軍人，似乎並不怎樣把她放在心上。

一天有一個孩子來要安德利跟他去，他自然拒絕，可是終究他給那孩子的固執打動了他便隨了，那孩子走。原來那孩子是齊娜的小使者。

「你不是真愛我？」齊娜問。

「不，齊娜，」安德利開着頑笑。

「不？」

那當然是假的，誰會看到了那樣可愛的姑娘不愛？

「還有，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齊娜不解地問道。

可是安德利並不知道齊娜是赫墨特的妹妹，赫墨特也並不知道他的妹妹與安德利之間所進行的羅曼斯。要是齊娜和安德利真要結合，依伊羅部落的規矩是不許可的，因此赫墨特得知了他們的第二天的密會，他很憤激。

安德利同齊娜擁抱着，熱吻着。他開心極了，他跳躍着回到了篷帳。他開心地趕速把他的得意事告訴他的朋友。可是赫墨特正在憤怒着，手中執着「了鞘的小刀」。

「有什麼事？」安德利不能不問了。

赫墨特着急地問安德利以後怎麼樣，聽得了他們沒有發生更進一步的關係，才放下了小刀，寬弛地說：「她是我的妹妹。」

「我明白了，」安德利只有預備撒手。

講到演員，般格蘭雖是一個名導演，主演一張片子這却還是第一次，而且演得也不差。演得最好的是飾齊娜的 Rosita Gracia。她有長的睫毛，誘惑的眼睛，似乎在等待人家去吻它的嘴唇。「一枝花」會是她的一個成名作。還有飾女僕的 Arobelia Fields 也演得很出色。

甘石

## 一 花 枝

### 給未婚夫的第二封信

良哥：你的信我今天方才收到。看你信尾上註明的日子，是三天前發的，諸賢到上海並沒多少路，為什麼竟要這許多天？我想郵政局是決不會故意把我的信擱着遲發的。大概是你自己寫好了隔兩天才付郵的吧？那麼，為什麼寫好了不立刻便寄呢？你還有什麼想說的話沒有寫上去呢？我越想越不放心，你要有什麼意見千萬完全對我說；我們中間是不應當有什麼隔膜的。

你信裏罵了一頓上海的女人，我覺得似乎有些過分。他們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無恥。你說他們不穿裙子，是完全為了要露些肉讓人看，其實是你沒有親眼看見的關係，因為上海女人並不真的每個都不穿裙子，祇是裙子很短，有的不過一條帶子，聽說是外國式，旗袍的叉開得高，裙子長了兩只腳管露在外面，反而惡形。不過為什麼旗袍叉子要開得高，那却要問藝術家了。

你說上海女人有意要弄得男不像男女不像女，那又是因為你自己沒有親眼看見。在另一方面說，他們還極力想要分明白呢。他們做一切職業的時候，惟恐人家誤會，所以處處設法表明。他們開剃頭店，他們便在門上表明是女子理髮；開銀行，便表明是女子銀行；開書店，便表明是女子書店……上海女人是格外實實他們的性別的。

你說上海女人不值錢，這又是你的誤會。在上海做女人特別值錢呢。什麼店都要用女職員，即以學校而論，也非男女同學不能就。講到商業方面，那麼，國貨雖經一羣名人極力提倡，仍無結果；而最近國貨商場出了個「麵包西施」，就平空培養了不少愛國志士。上海女人才值錢呢。

你說上海女人不正經，貪玩。你也錯了。你不是指他們早晚看影戲而言嗎？我覺得他們的功績，不亞於梁任公胡適之一般介紹西洋文明到中國來的人呢。他們到影戲院去，我相信，決不是僅僅去享受兩個鐘頭眼睛的。對於西洋的服裝態度一切均可因此而得到相當的進步。譬如說，解放小馬夾的議論不是早有許多社會學家及生理學家醫藥學家的文章嗎？但是有什麼效力呢？直到看見了影戲中男女接吻時的一種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的滿足，上海女人的胸脯便一個個高起來了。這能說是退化嗎？是腐敗嗎？良哥，我寫了半天，好像處處在為上海女人的罪惡作辯護。但是我相信我也有一部份的理由的。

我們學校相近有家跳舞場，很熱鬧，你不在上海，我不敢去。

你的斌

## 回 記 宣 景 琳

葉 袖 音

話要從十幾年以前說起，景琳還不過十四五歲，那時不知美國那一家電影公司有個女演員叫做 Vivian Martin 的，有很多戲在夏令配克戲院演出。景琳最愛看她的戲。說也奇怪，Vivian Martin 的相貌身材簡直和景琳完全一樣。兩個人的特點都在眼睛上，像貓：張大的時候是兩個圓球，閉小的時候是兩條細線。這種眼睛可以看到你快樂，可以看到你悲傷；一種天真的佇視，叫你不發生同情。兩個人的身材都不高，他們

扮演的角色便多了，加著他們有稜角的臉，他們可以從嬌小的女學生一直扮到龍鍾的老母親。他們的嘴也是能引人注意的地方：笑的時候可以看見牙齒，哭的時候有種最惹人憐憫的線條。兩個人都很活潑，又很文靜；可以跳過去迎接愛人的到臨，也可以悶坐著等兒子的回家。景琳便是在那個時候，意識地或是下意識地把電影作為她終身的事業了。

(續文見第十六頁)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 第一章

一幕雙料悲劇

(禮拜二，十一月九日，上午十時鐘。)

我很奇怪為什麼許多犯罪學家，從不曾提到過陸氏慘案。這案子在近代犯罪史上實在是絕無僅有的。歐美兩洲的報紙上差不多有一個月以上，登滿了這可怕的慘案的記載；就是這案子的最簡單的提要已足鼓舞大眾的好奇心了。但這不幸事件的内容，實超出了大眾幻想的萬倍以上；當我現在坐下來表白這些事實的時候，我覺得這簡直像是假的，雖然我是目擊這件案子的人，並且執掌了記載這案子的職務。

至於這可怕的罪案的殘暴機巧，影響地發生的心理動機，和其用的奇特的殺人方法，外而是完全不知道的。並且，引導我們到解決之踏去的分析步驟，也不曾有過解釋。那足資解決和奇怪而動人的事實，也沒有詳細陳述過。大家以為這案子的破案是一般普通警察調查的結果，但這是為了大家沒有知道這罪案裏面許多生動的分，並且為了警察局和地方法院都不約而同的認為不能把真相流露到外面——我不知是因為怕人不相信有這等事，還是為了太可怕了，人家就不願讀到牠。

所以，我所預備寫的這陸氏慘案，是一完整的記載，同時還是第一次宣布。我覺得現在這事情已到了可以發表的時期，因其已成爲過去的事實，而過去的事實是不應該隱瞞的。並且，我相信解決這案子是誰的功勞也應該讓世人知道。

開明這神祕和使這該人的記載終結的人，很奇怪，他是和警察官場毫無關係，並且在許多記載殺人事件的篇幅上全沒有提過他的名字。假使不是爲了他那樣出奇制勝的偵察，那末陸氏慘案就恐怕會媽媽虎虎過去，隨隨便便的認爲是解決了。在警察局的政察之下是用表面情形武斷地來說明這案子，其實這工作是用一種普通調查者所不能了解的法子來推想出的。

這個人，他經過了幾個禮拜的苦心分析，到後來探案出這慘案的原委，是一個年輕而有名望的紳士，地方法院檢察官麥根的好朋友。他的名字我無權宣布，但在這書裏我得假定他叫做范思。他現在不在美國了，在幾年前他搬到了相近佛勞倫思的一個村子裏；因爲他無心再回美國，所以允許我把他曾經從事過的案子寫出來。麥根也已退職閑居；還有葉達，那有瞻量而公正的罪犯偵察長，他曾在陸氏案子中執掌着警察局方面的

辯護而得到一筆很多的錢，所以已很夠他到馬霍山中去實現他那理想中的畜牧事業了。這些情形都足使我毫無顧忌印出這冊陸氏悲劇的記載來。

簡單地報告一些我和這案子的關係，是須要的。(我說：『關係』，實際上我的地位祇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因爲我有幾年曾做范思的常年法律顧問。我那時用着我父親的律師牌子——樊達因，大衛司，樊達因——爲了要使自己能專任范思的法律和財政顧問的緣故。至於錢是不多的。范思和我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就是很好的朋友，我覺到給他做法律和財政上的代

理人的職務竟使我得到了許多社會經驗的報酬。

范思那時是三十四歲。將近六尺長的身材，細長而壯健，並且文雅。他那峻削而劃一的體態使他面部顯出一種使人注意的力量來，但一種傲慢而冷淡的表情却妨礙了他的漂亮名聲。他有一對深沉的灰色眼睛，一個尖而高的鼻子，和一張顯出殘暴而高傲的嘴巴。但是，不論他那容貌怎樣嚴肅——那是像一梁通不過的玻璃牆壁在他和他來往的人的中間——他是機警而活動的；雖然他的態度是不可親近而目空一切，但是認識而了解他的人總覺得他有一種不可逃避的魔力在吸引著我們。

他的教育大部分是在歐洲受的，他至今還保持著一些牛津學生的特殊語音，但我曾決定這決不是故意裝腔，他簡直一些也不注意別人的情形而費力去模仿。他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他的腦筋永遠熱誠於學問，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化在人類學和心理學的研究上。他心靈上最喜歡的是美術，他很幸運地有一筆足夠的進款滿足他收藏的熱忱。總之，爲了他對於心理學的興趣和要應用個人行爲學的緣故，所以開始注意犯罪問題，而走到麥根的法律生涯之下來。

他第一件參與的案子，是彭孫血案，我已經在別的地方敘述過了。第二件是那個百老匯的美人，馬格麗，奧戴兒的被殺疑案。在同年的秋天陸氏血案來了。在那過去的兩件案子里，我已記下了他那新穎的偵察法。我保存了每一種有用的證明文件，毫不遺漏地抄錄了警察方面的成績報告，就是范思和警察局偵緝員間的談話也摘要地錄下來的。

陸氏血案是發生於麥根第一年進法院的下半年。你當能想起，那年的天氣冷得很早。在十一月裏就下了兩次大雪，那月下雪量之多差不多打破了八年來的記錄。我提起這早雪，爲了和陸氏血案有極重大的關係；其實，這也是那凶手的策略中的一種主要機緣。沒有人知道這事情，簡直想都沒有想到，那不合時季的殘秋之雪會和陸氏慘劇有關係；實在因爲這案中的一切秘密都沒有使外界知道的原故。

在上述的奧戴兒案子過去以後的兩個月中，范思常被麥根招去研究一些罪犯問題，在一次非正式的談話中他們第一次提起了陸氏血案。

麥根和范思的友誼發生得很早的。雖然他們的好尚和他們的人生觀都不相同，但他們却互相深深地敬仰着。我起初時常對於這兩個相反的人的友誼感到奇怪；但一年一年地過去却漸漸地能了解其中的所以然了。他們倆所以能常在一塊兒的緣故，全靠著各人自己所缺少的那些分子來維繫的，兩方面也許費很大的耐心——麥根是爽直，粗率，有時很專橫，把生活弄得嚴肅而忙碌，用公正，劃一而不懈的精神來處理他的法律事務。范思則不然，靈活，溫和，有些傲慢，對於極慘酷的事情也祇冰冷一笑，永遠地處在一種旁觀人生的地位。(續待)



# 笑話

女子也能做的職業

「無論如何，一個拍賣商說，我的職業是女子所做不來的。」  
「聽說，一個不甘風服的女子插口，『子也一樣可做拍賣商。』」  
「真哪？」拍賣商問道。  
「自然：你設想設想，要是一個小姐，站在『羣男子』的前面，對他們說，『現在，先生們，我開始出拍了，誰願意出價？』他們還會不拍？」

一箭之遙

一個人從報紙上看到出賣地皮的廣告，說離車站「一箭之遙。」他  
想買，他去了那經理人。經理人領他從車站走了半小時還沒有到，他  
便旋向著他問道：  
「我很願意看看射了那一支箭的人；要是你肯介紹我去見他，那我  
就很感激你了。」

免費剪髮

一個男子帶了一個小孩走進了一個理髮店。他說要剪髮，修面，電  
面。待一切舒齊了，他問道：  
「你們有沒有香煙出售？」  
他們回答說沒有。  
「哦，沒有關係，我可以對過去買！請你同這孩子剪髮。」  
快剪好了，還不見他回來，理髮師便對那孩子說：  
「怎麼你的父親去了這之久，不知去買什麼香煙？」  
「那個人不是我的爹爹；」孩子說，「我在路上碰到他，他問我要不  
要得一次免費剪髮，我就跟了他來。」

(二)

一家理髮店的門前有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本店明日免費剪髮。」  
一個人見到了，很開心，第二天一早就去了。  
頭剪好了，正想走，理髮師對他說：「對不起，你還沒有付錢。」  
「付錢？」他不解。「你們昨天不是在牌子上寫着『明日免費剪髮』？」

「那塊牌子還在那裏，請你再去看一看，」理髮師說。  
他去看，見上面依舊是同樣的字句。  
「要是我今天就免費剪髮，」理髮師得意地說，「叫我吃什麼？」

大小

一位太太去一家鞋店買鞋子。  
「我怕我有一只脚大一些，」他在試尺寸的時候說。  
「二些也不，」聰慧的店員說，「要是有什麼大小的話，也許是一只  
脚小一些。」

起碼

兩個孩子在相罵。  
「你的父親真起碼，」一個孩子說，「他做了裁縫，却給你穿破衣裳。」  
「你的父親尤其起碼，」一個孩子快回答說，「他是牙醫，而你的小  
弟弟只有一只牙齒。」

不知買的是母親

「豬肉什麼價錢？」一個小妙問。  
「四角一磅，」牛肉的夥計答。  
「牛肉什麼價錢？」  
「三角五分一磅。」  
「鳥什麼價錢？」  
「五角一磅；」小姑娘，你知不知道你要買什麼？」  
「我自然知道。我要買一車子，只是母親只叫我買一角豬肝。」

何不早說

一個主顧送一張藥方到一個藥房去配藥。配好了，他問多少錢。  
「七元五角，」藥劑師回答。  
「七元五角？未免太貴一些吧？」主顧探問。  
「不，一些也不貴。裏面有幾種很值錢的藥，而且……」  
「你要知道我也是藥劑師。」  
「你何不早說？既然如此，讓我看看，一元二角五分。」

憂鬱的面貌

一個面觀憂鬱的人到藥房去買藥。店員看看不對，就說沒有藥方不賣。  
「怎麼！」被拒絕者憤憤地說，「沒有藥方不買！你看我會像一個自殺的人嗎？」  
「我不知道，店員詳察了一番說；」可是要是我像你的話，也許我是要試試  
的。」

不用忙

「快！快！救火車放出來，我的煤棧在燒起來了！」一個人氣急地奔到救火會  
叫道。  
「好，」值班的救火員冷靜地說，「要是那個煤棧你那天賣給我們的煤一樣的  
話，可以不用忙。」

水攪牛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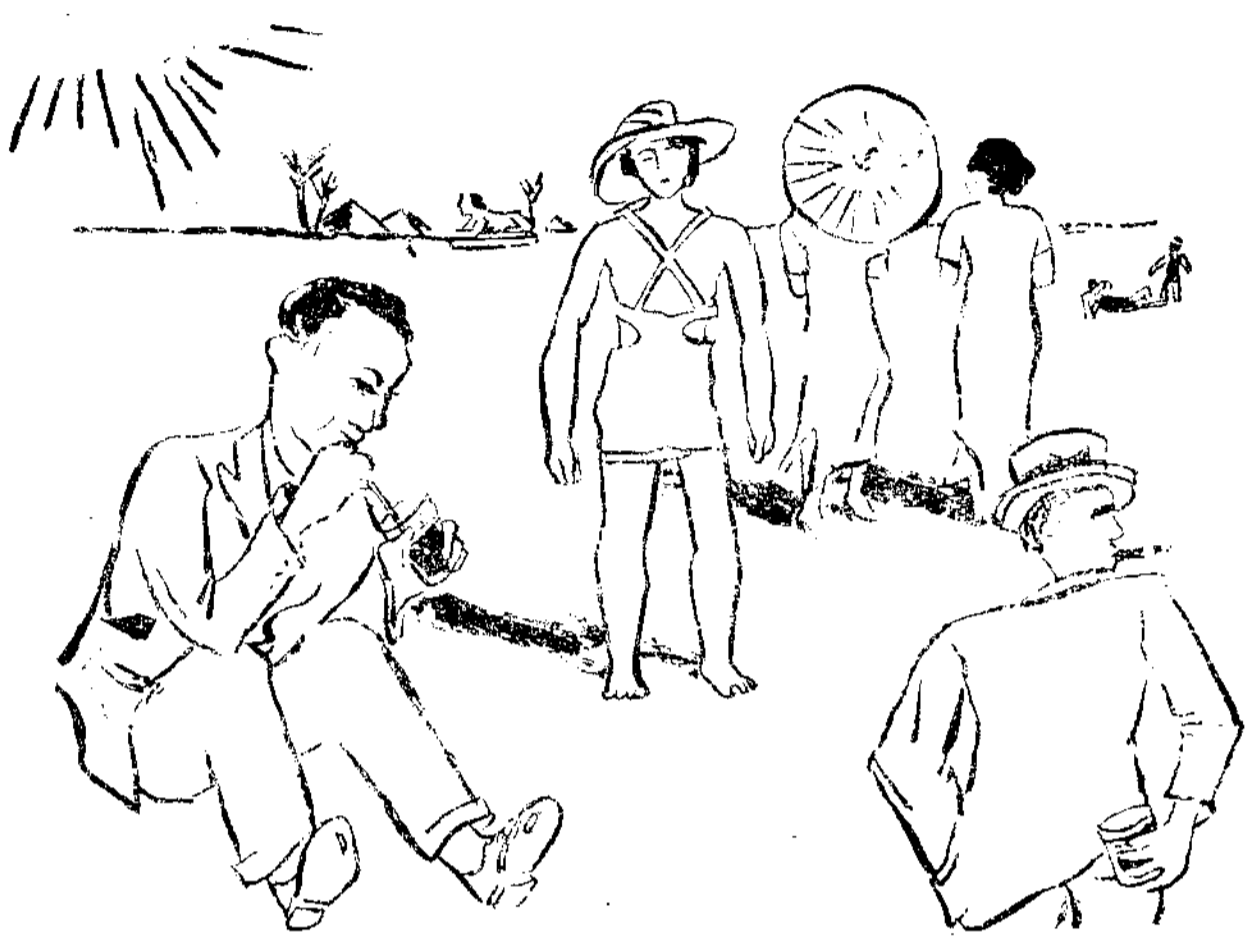
「我在做什麼？」牛奶商問他的幼小的兒子。  
「你在把水倒到牛奶當中去，」孩子說。  
「要是你再看得仔細些，」父親嚴厲地矯正道，「你就可看到我一些也不在做  
那種下流的事情，我是在把牛奶倒到水中去。要記好，以後要是有人問你我牛奶  
中放不放水，你可以說『不放。』永遠要講老實話，孩子；欺騙果然不好，可是說  
謊更壞。」

不知道

「那天我牙齒痛得不能不去看牙醫生了，」一個小姑娘驕傲地說。  
「現在它還痛嗎？」那同情的朋友問道。  
「我不知道。」  
「怎麼說？你一定應當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因為那隻牙齒在牙醫那里。」

價格

「這種綢多少一尺？」那愛搗便宜的太太問。  
「二元三角一尺。」  
「一元七角？賤說！一元五角。」  
「我說一元三角，不是一元七角。」  
「哦，很好，那末，一元一角。」



## 獎

### 一百元

本刊三個月中，（即九期）每期  
刊印圖畫一張，如能將每期每張  
圖畫（共九張）錯誤處，完全指  
出者當得獎金一百元正。如無完  
全指出者，則以最相近者得獎。  
在同時有數人完全指出者，則以  
獎金平均分配之。

#### 應獎規則

1. 應獎者須將圖畫剪下，在錯誤處註明號數，並說明錯誤理由，再將上刊懸賞印花貼下交郵寄下即可，不貼印花無效。
2. 應獎期本年十一月十日截止，過期作廢。





益記洋紙油墨行

專運各國優  
等紙料油墨  
各色俱全賜  
顧不勝歡迎

地址 山東路三三號  
電話 九三七三一

印度咖哩飯店

印度加厘 世界獨一 興奮心神 催進食慾 其味津津 給你刺激 夏日用之 可以却疫

日設 夜備 營業 完美 佈置 並有 精冷 潔氣  
福州路九號  
電話 四一八〇

(續自第八頁記實錄)

我們可以說，景琳的童年並不是不快樂地過去的。她在十四歲時已得到了一切奢侈的自由。雀巢牌的巧格力不離嘴，她吃糖的樣子就討人喜歡，看她的嘴，一蕩一蕩地動著，一塊糖就鑽進了她的喉嚨裏去了，她笑着，一隻手伸進裙子袋裏，第二塊糖便又進了嘴。

我記得她當時腦後掛著一條短短的辮子，根上常打著個大假結。她愛鞋子；與極最好的時候，一個月買過六十幾雙。她愛綉帶，每個星期看電影，總見到她的小襖下，露出每次換一根的繡花綉帶頭，這是當時的風尚。她自小就說想演電影，誰都想像到一隻小麻雀在花叢裏跳，時隔十年，我們在銀幕上又看見一隻啼小鳥的母鳥了。

因為是興趣相近，她的表情完全由自己訓練出來，描摹的周到，決不是短時間的力量可以奏功的。從她悉心研究的結果，她明白為什麼麗琳甘許像處女；為什麼史瓊生在一笑一顰中活現出一位風流寡婦；為什麼嘉寶的一仰頭，腦瑪希拉的一咳嗽可以叫凶暴的男子屈服；為什麼克拉寶的一展嘴，露絲却脫登的一總眉可以叫人愉快與憂鬱。她完全明白了，她的成功，便是對於她的崇拜的許多外國明星的一個綜合的模仿。

可惜的是她缺少心靈的修養。因此她知道一聲笑的力量，但是不能猜透一滴淚的歷史。所以她會扮演一個情人，不會扮演一個妹妹。她會扮演一個母親，不會扮演一個姑母。最近聽說她時常在電影中表演洗澡等類的事情，我知道專以牟利為目的的影業家又要謀殺一位天才了。

編者先生：

看見各大報登載着十日談出版消息，我便去買了一份閱讀。覺得內容很是不錯；立論正確文字幽默，詞句精當，插圖雋永生動，確執現代刊物中之牛耳者。但是尚有缺點，鄙意以為還有討論餘地。爰將缺點，書奉如左，尚希採納。

一版式太大；比方我要帳在路上看看或在電車上讀，因為是訂本又不便摺疊，所以深感不便。（最好能如生活週刊大小。）

二 與版或有連帶關係的是文字的隔頁登載像第五頁的續在第十六頁之類。使不能一貫閱讀，掃興與不少。

一得恩見，先生以為然否？還乞指到。專此即頌

撰安

讀者八月十三日

(密書)

某先生：

手書敬悉，承指示各端甚感。茲一一答復如下：一市上十六開本多至一百餘種，今用八開本，所以表別區別也。電車上讀，或者有些不便；但十日談似更宜在書房中，枕頭邊讀；當發見其文章親熱，如與故友對談，不更好嗎？

馮文我們也意到太長，以後有同樣的文字，當設法使其精短。十日情禮記，我們本擬在本談上，每期暴露一些社會的某種惡現象給大家看，但是當時忘加按語，以致變巧成拙，為款將來當詳加說明，以增加讀者興趣。此點極是，當設法避免。

謝謝你愛護本刊的美意！編者

# 論語週年紀念懸賞徵文啓事

論語半月刊去年九月十六日出版至今已廿二期矣原其宗旨在矯正文壇空疏浮泛之弊而提倡其宗以與利溥涵蓄幽默之音故鄙夷傷感注重觀察不作走狗式之救國高談只作自由者之靜觀現實他人談美我則談醜他人認爲亭臺榭閣我則知其海市蜃樓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隨人看桃花茲爲貫徹提倡現實觀察之主旨起見特於週年將屆之期懸賞徵文條例如下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中國美術刊行社

論語編輯部

- 一、題目爲我所認識之怪人
- 二、字數以二千至五千爲宜文長不短
- 三、投稿務須寫清楚註明詳細住址及通訊處
- 四、第一名五十元第二名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此外又各贈本刊全年一份
- 五、本屆徵文權限自即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
- 六、結果定於九月十六日在申報及本刊揭曉
- 七、八月二十五日爲徵文截止日期
- 八、凡天下能徵文者均可參加本屆徵文
- 九、是項徵文每年舉行一次

# 漫畫大觀

葉淺予主編

# 文壇巨擘龍術

章克標著

預約期限九月底截止 出書定十月中 定價大洋壹圓陸角 預約特價大洋壹圓

## 再版發售預約

本書印行以來，振撼天下，轟動一時，文學界僉認爲非常重大之發明，以爲有得諾貝爾科學獎金之資格，祇以初版印數既少，且不售單行本，致失之交臂者望洋興嘆，或來信作不平之鳴，或發言爲冷嘲惡諷，奇文不共欣賞，卒至怨聲載道，冷箭乃同飛蝗急雨，長此以往，不圖挽救，勢必結怨天下，干犯衆怒，其何以堪。茲商得著作人之同意，即行再版一次，以廣流傳，並使善男信女，得以瞻仰頂禮，文學青年，藉資揣摩借運焉。以上廣告文句希國內各大批評家勿斤斤於遺詞造句上之計較。全書十餘萬言，用中國潔白連史紙精印，分訂上下二冊，極爲珍貴美觀，在此預約期內，特售特價。並爲讀者購買便利起見，已加請現代書局開明書店爲特約代理處，各該店全國各埠分店均可預約，茲特廣告如上。

### 本書目錄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實話
第三章	生活
第四章	社會
第五章	著作
第六章	出版
第七章	宣傳
第八章	守成
第九章	結文

(告廣處封期八十第語論見錄目總)

### 成功秘訣 揚名捷徑

寄遞如另號另加洋壹角

- 一、人生哲學
  - 二、是非出入
  - 三、至理名言
  - 四、女性之謎
  - 五、丈夫本色
  - 六、兩性瓜葛
  - 七、都市的臟腑
  - 八、時代痛
  - 九、臺上人物
- 每冊實洋二元  
外埠加寄費二角國外四角

中國美術刊行社出版

總發行所 中國美術刊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開明書店  
上海 北京 漢口 長沙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鄭州 濟南 洛陽 煙台 濰縣 青島 濟寧 徐州 蚌埠 蕪湖 安慶 九江 南昌 衡陽 常德 長沙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蘭州 西寧 銀川 迪化 哈密 喀什 和田 吐魯番 哈密 庫車 焉耆 阿克蘇 庫車 焉耆 阿克蘇 庫車 焉耆 阿克蘇

# 論

# 語

刊月半

誌雜的默幽一唯

元二內國	冊四廿年全
元三外國	冊二十年半
元一內國	冊二十年半
半元外國	冊二十年半
折五九洋代	票郵內在費寄

# 時

刊 · 月 · 半 · 畫 · 圖 ·

者進挺的徑新代時是  
 者鋒先的新革想思是  
 者關開的術藝衆大是  
 者導倡的福幸生人是

# 中國兩大便宜刊物

## 聯定的利益

### 介紹十戶贈閱一份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概照定價九折計算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一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一年亦照定價九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半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半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一份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一份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冊照價八五折優待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冊照價九五折優待

### 定報價目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寄費在內
國內四元六角	國內二元四角	郵票代洋
國外七元八角	國外四元	九五折實

總發行所 中國美術刊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電話二九〇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上海麥克利克路卅號

中國美術刊行社  
十日談編輯部

發行所  
編輯者

十日談